

独孤门下 著

之 ④

孽海缘

长安三怪探



56
8

译林出版社

長安三怪案



孽海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三怪探之孽海缘 / 独孤门下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47-5738-6

I. ①长… II. ①独…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9433号

书 名 长安三怪探之孽海缘
作 者 独孤门下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34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738-6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燠热的夏季已经结束，长安城正处在一年中短暂却舒适的金秋时节。这是韦若昭来到长安后的第一个秋天，她原本想趁着好天气多跟独孤仲平上街研习识人、探案之术，却无奈被一个叫康连城的胡人扰乱了计划。

这康连城乃是康国派驻长安的一国使节，因同他们所住的荣枯酒店老板娘碧莲有同乡之谊，便时常来这里厮混。韦若昭第一次见到他正是在独孤仲平的阁楼，独孤仲平正和康连城对弈，碧莲亲热地靠在康连城身边。这康连城年纪与独孤仲平相仿，皮肤白皙，鼻梁英挺，留着两撇夸张飞翘的胡子，一双满含桃花的蓝眼睛直勾勾朝刚进门的韦若昭扫来。

韦若昭顿时觉得脸一红，浑身很是不自在。碧莲见状抢先发了话：“韦姑娘来了，正好，快来给你师父站脚助威，不然他怕是——他们唐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康连城笑咪咪地用流利的唐音说道。

碧莲一笑，道：“对了，就是这句。”

康连城适时地摸着碧莲搭在自己肩上的手，揶揄地说：“你呀，能挣他们的钱，会勾他们的魂儿，就是拽不了他们的文儿。”

碧莲顿时不屑地哼了一声。“哪个要看他们那东西，输啊输的，听着就晦气。哦，韦姑娘，我可不是说你。”她说着朝韦若昭做了个鬼脸，“我这妹妹不但人长得漂亮，看起书来呀，飞一般快呢。”

独孤仲平看看棋局又看看对手，朝韦若昭无奈地笑笑。“怎么说，我今天也得赢他一盘，不然大唐的脸面真都让我丢尽了。”

韦若昭依言走到独孤仲平身边坐下，康连城一双眼睛从韦若昭进来便没有从她的身上离开过。

“碧莲呀碧莲，你什么时候招进这么一个天仙似的妹妹？怎么也不早让我认识下？”

“呸！你这样的轻薄之人，惯是在那花丛中混的，防你还来不及呢。”碧莲笑骂道。

“哪儿的话，都是和你厮混我才学坏了，若得这位天仙妹妹管教，我只怕比那小羊羔还要乖呢。怎么，嚼了这半天舌头，还不帮我引荐一下吗？”

他又用放肆而火辣的眼神去看韦若昭。韦若昭顿时有些如芒在背之感，忙将头侧过去。碧莲哼了一声，说道：“你休想吧，韦姑娘你不要理他，这是我们康国头号——”

“在下康连城！”康连城说着朝韦若昭拱手施礼，“其实我不姓康，你们大唐人因为我是从康国来的，就在我名前加了个康字，这样叫开了，反而好记些。”他随手从怀中摸出一张精美的

名刺递给韦若昭，“我是康国驻长安的正使，你若有空时，来找我玩吧，我送你一根金马鞭子。”

韦若昭有些不知所措，碧莲已经笑着伸手去拧康连城脸蛋。

“我跟你厮混了这么久，你也没送我一根什么金马鞭！”

康连城笑得肆无忌惮。“我又不愿让你驱遣，干吗要送你？这位妹妹只一见，就让我无端地想挨她几鞭子呢。”

“你一张臭嘴不要乱招惹人，韦姑娘可不是——”她抬头瞟一眼独孤仲平，“回头再跟你说！”

韦若昭这时也露出笑容。“小女子无功不敢受禄，康正使若是想挨揍，尽可以拿着那金马鞭去寻个有力气些的。”

碧莲和独孤仲平听了韦若昭带刺的话都不禁笑出了声，康连城也不生气，跟着哈哈笑着。翘翘这时突然闯了进来，一副神色慌乱的模样。

“对不起，老板娘，独孤先生，韦姑娘，能不能让我在你们这儿躲躲？”

“怎么了？”碧莲一愣。

翘翘顿时露出为难神色。“那个太学院的学生又来厮缠我了，他实在太磨人，躲也躲不过。”

“那个林昌嗣又来了？”碧莲一听有些着恼，“要不你去我房里躲躲？老娘的房间看谁敢乱进？”

“也好，不过老板娘，您最好去替我挡他一挡。”

“我最受不了他那个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腻歪劲儿！”碧莲看见韦若昭忽然有了主意，“让韦姑娘去，把你那个金吾卫的牌牌拿出来晃晃，保管他害怕，乖乖走人。”

韦若昭虽然不认识翘翘口中的林昌嗣，但这却是个绝好的躲开康连城挑逗的机会，于是点点头站起来，跟着翘翘出门来到走廊，这才道：“需要我跟他说什么啊？”

“随便说什么，把他轰走就好，谁知道他被什么迷了心窍，非要痴缠着我。”翘翘一脸无奈，“他就要上来了，你快拦住他，我从这边走了。”

酒店走廊楼梯口处，太学生林昌嗣匆匆走来，他个子不高，身穿一件不甚干净的灰白袍服，长方脸，大鼻头，塌鼻梁，圆圆的额头，两边一对招风耳，头发也是油腻腻、乱蓬蓬的，走起路来还有些一脚高一脚低，怎么看都是一副不招姑娘喜欢的样貌。他沿着楼梯蹑蹑上到二楼，边走边大声叫着：“翘翘，翘翘，你在哪儿呢，这首五律你一定得听听——”

又是这种舞文弄墨的穷酸书生！韦若昭心中不快，脸上却还保持微笑，上前将这林昌嗣拦住。

“你是林学士吗？”韦若昭礼貌地问。

林昌嗣打量一下韦若昭，见是一位年轻美貌却有些陌生的姑娘拦住自己，便酸溜溜地说道：“在下林昌嗣，这位姑娘，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只不过受翘翘所托，在这儿等你。”

林昌嗣眼里放出兴奋的光芒，却显得很很癫狂。“是翘翘托你等我？她终于想通了？太好了！想通了就自己跟我说嘛，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说着便要抢步上前，却又被韦若昭拦住。

“你好歹也是个读圣贤书的，怎么听不懂话呢？翘翘要是真

的想见你，就算不好意思，也会单约你去个僻静的所在，哪里还会托我传话？你醒醒吧，不要纠缠她了。”

林昌嗣听了这话却猛地摇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我的翘翘可不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意思！”见韦若昭无奈地叹了口气，林昌嗣又道：“哦，我明白了，她是在考验我，看我对她是一般的爱恋，还是赤胆忠心，生死不渝。翘翘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林昌嗣仰头朝楼上大喊起来，韦若昭有点哭笑不得，却还是耐着性子好言相劝：“林学士，你此心可嘉，可惜不够明智，有的时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

“明智，明智，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两个字！”林昌嗣骤然狂躁起来，“你知道吗？我已经明智了太久了，明智来明智去，我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多亏了翘翘，我才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再说，你又不是我的翘翘，怎么知道翘翘对我流水无情？”

韦若昭也有些恼火了，索性摸出金吾卫的腰牌，喝道：“你这人好不晓事！告诉你吧，翘翘已经到衙门里把你告了，你最好离她远点，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而林昌嗣只轻蔑地瞟一眼韦若昭手中腰牌，道：“金吾卫的，别拿这牌牌吓唬我。为了翘翘，我死都不怕，还怕你们来拿吗？她此刻既不想见我，我走就是了，可是你们谁都不能阻止我爱她。”他说完转身要走，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从怀中摸出一个纸卷，强行塞到韦若昭手中，“这首诗，麻烦你交给她，是我专门献给她的！”

韦若昭望望林昌嗣离去的身影，随手打开那纸卷看看，只见

上面用俊秀的小楷写着：

忆翘翘体香斗胆赠名香君并感

暖日熏杨柳，浓春醉海棠。

悠然凌空去，有待乃芬芳。

赠君香君名，怜我孽海情。

郎心真如铁，泣血伴君行。

韦若昭是从小饱读诗书的，自是懂行。她没想到这林昌嗣人虽猥琐，诗和字却着实写得不错，但更让她感慨的是，从这诗中她似乎窥见了林昌嗣对翘翘的一番真情，他连翘翘身上的微弱香气都能这般在意迷恋，不惜反复吟咏，可见也是用情极深的了。何时能有个人如此对自己用情呢？其实自己何尝不是和他一样痴，一样可怜？牵挂的那个人不要说殷勤相待，连对自己多透露些身世都不肯。而近日李秀一传来的那些有关他和他那画中女子的消息尤其让自己烦恼，想找他问问，偏偏他又在和那个讨厌的康国人下什么棋，也没个机会。想到这儿，韦若昭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

韦若昭回到阁楼的时候，独孤仲平与康连城的棋局依然未能分出胜负，碧莲坐在一旁早就不耐烦，见韦若昭进来当即迎上前，问了声：“怎么样？轰走了？那个疯子这回没有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倒也没有，只留了首诗下来。”韦若昭摇摇头，“怎么，他那么大个人了，还哭鼻子？”

碧莲顿时一脸促狭，笑道：“可不是，别的不说，就他那股

子腻歪劲儿，谁看见都得倒胃口，还想追我们翘翘，白日做梦吧！”

旁边下棋的康连城这时抬起头来，笑道：“韦姑娘，刚才才是我这胡人不知情，多有唐突了，你莫见怪啊。”

韦若昭猜想八成是自己不在时碧莲对他说了什么，当即客气一笑，道：“哪儿的话，康先生客气了。”

“我这辈子说过无数逢场作戏的话，刚才夸姑娘的却句句是真，你师父下棋不行，这挑徒弟，眼光确实没的说。”

康连城说着将玩味的目光投向独孤仲平，独孤仲平却仿佛并没在意，抬手在棋盘上落下一子。

“独孤兄，如此，小弟就只好得罪了！”

康连城露出一脸胜利的微笑，手中白子跟着落下。原本僵持的局面顿时变得开朗，独孤仲平的黑子被对手连片拔起，白子成犄角之势将黑子围困在当中。

独孤仲平不由得懊恼叹气。“都是你们在一旁吵吵扰了我的思路，昏着儿，昏着儿。”

“独孤兄要是想悔一步棋，”康连城笑起来，“小弟愿意成全。”

独孤仲平却摇摇头，道：“哪个要悔棋？落子山不动，我认输。”

“现在认输倒也未免早了些。”康连城又一笑，“独孤兄不是说今日还有事要出城吗，我看不如先将这盘封起来，等独孤兄回来，你我再继续较量？”

“也好！”独孤仲平想了想站起来，“等我过几日回来，定要赢了你这盘。”

“随时候教，不过我记得独孤兄还没赢过我呢！”

康连城这说的也是实情。独孤仲平与他自打通过碧莲相识之后，虽时常对弈，却是一盘都没赢过。两人相视一笑，独孤仲平抄起外袍和早已包好摆在一旁的琴，拔腿朝外走去。韦若昭这时凑到独孤仲平身边，小声道：“师父，你这就要走？”

独孤仲平点点头，韦若昭犹豫了片刻，又道：“师父，有几句话，我想问问——”

“时候不早了，我还得出城呢，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吧。”独孤仲平已经走到门口，又转头朝康连城拱了拱手。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三日之内，必会约康兄收此残局。”

“好说！”

独孤仲平说完便步履匆匆地走了，韦若昭有些茫然若失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这时就听见康连城问身旁的碧莲：“今晚我的寿筵准备得怎么样了？”

“早都准备好了，饭食酒饮都是一半大唐、一半康国的。”

康连城不禁满意地点点头。“如此最好，大唐的吃食嘛确实不错，可这酒，嘿嘿，你知道的，怎么能和我们康国的比？晚上我带一些葡萄酒来，是这回进贡特意多带来的。”

听说有来自家乡的美酒，碧莲也很是欣喜，笑道：“真的？康国这点好酒，都让你们这些贪官糟蹋了，赶快让老娘也占点便宜。”

两人也说笑着从屋子里出来，康连城见韦若昭依然注视着独孤仲平离开的方向，顿时打趣道：“哟，韦姑娘，你师父是去给朋友上坟，又不是跑路，你这般望眼欲穿的做什么？”

韦若昭的脸唰一下子红了，急忙低下头，却又忍不住惊讶，道：“他是去上坟？你怎么知道？”

“自然是他自己说的啊。”康连城恍若未曾注意到韦若昭的窘态，“今日其实是在下的生日，晚上我弄来一些康国的好酒，大伙就在碧莲这儿一起聚聚，不知韦姑娘是否肯赏光？”

碧莲当即扑哧一笑，道：“她就住在我这儿，只要不是跟她师父私奔，今晚她也没别地儿可去！”

韦若昭更觉窘迫，刚要开口辩解，康连城已经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说怎么这么如花似玉的美人会屈尊在金吾卫当差，原来却是为了离师父近些啊！那韦姑娘是肯定逃不掉了，甚好，甚好，韦姑娘可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康国的美酒啊！”

韦若昭想了想，既然独孤仲平不在，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便道：“酒，我不太会喝，康正使若是不嫌弃，热闹倒是可以来凑凑。”

“这么聪明漂亮的韦姑娘肯来，我自然是高兴还来不及呢。”康连城随手拨弄了一下嘴上漂亮的胡须，笑眯眯地说，“今晚一定会很热闹的！”

二

“王记”是一家坐落在僻静巷子里的小店，简陋的招牌，狭窄的门面，看上去就和那些散布于穷街陋巷的估衣店、杂货铺无甚区别，但这里其实是个专门进行古玩白黑交易的店铺。金吾卫捕头韩襄带着几个金吾卫士闯进这家店面不大的店铺，众人迅速守住各角，把住前后两个大门。

韩襄一声令下：“给我砸！”

众卫士立刻拿出金吾卫士标准的凶神恶煞般的蛮横劲，动手开砸店内那些玩意儿。伙计吓得不知所措，掌柜的王姓老板闻讯急忙从里间赶出来。

王掌柜边作揖边哀求道：“哎唷，各位官爷，别砸了，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韩襄冷笑着凑过来。“王掌柜，你原来在店里啊！怎么，我们大人想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

王掌柜急忙解释：“刚回来，我真是刚回来，几位，千万——千万别砸了。”

韩襄一努嘴，众人收了手，却还扶着刀，气势汹汹地瞪着王掌柜。

韩襄道：“你今年的利钱从正月拖到春天，从春天拖到孟兰盆节，这都秋分了，你把我们大人当傻瓜了？”

王掌柜急忙摇头，连声道：“不敢，不敢，实在是今年生意不好，大户们都不玩这些了，三个月出不了一件东西，这手上周转不开啊。”

韩襄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话你还是自己和我们大人说吧。”

王掌柜一惊，只见金吾卫右街使庾瓚已经嘻嘻笑着在两个金吾卫士的陪伴下走了进来。

“王掌柜，少见啊！”

王掌柜急忙迎上几步，就要下跪，道：“庾大人，小的眼拙，不知道是您驾到——”

庾瓚一摆手，道：“免了，王掌柜，我都听见了，你生意不好做，可我的名号白戳在你这儿，一文不挣，恐怕也说不过去。不如这样，你也不要交我利钱了，我呢这就把这块牌子收了回去。”

王掌柜抬头一看，只见庾瓚的眼神已经朝柜台上方挂着的那块写有“庾王珍玩”的匾额扫去。王掌柜急忙苦着脸哀求道：“别啊！要没您的名号，我这生意哪儿还做得成啊？”

庾瓚只一笑，故作诚恳地说：“不敢当！牌子收回去，咱们两不相欠，以后这街面上的这个会那个帮自会来罩着你，你不照样发财？”

“别，别，千万别！”王掌柜想了想，谦恭地道，“要不这

样，我这儿有什么玩意儿大人您还看得入眼的，先拿回去玩着，等我周转过来，再把利钱给您送府上去？”

庾瓚见他确实怕了，眼下没钱像是实情，这才从鼻孔里喷出些气，微微哼了一声，道：“这还差不多。”说着，他便秘步在这小小店铺里转悠开来，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他一个外行也不太懂，只见架子下层有一只小巧而精美的鎏金狮子香炉，便伸手拿了起来，仔细端详着。

王掌柜急忙凑过来，献媚地道：“啊呀大人，您太有眼力了！一下就挑中了我这铺子里最值钱的玩意儿。”

庾瓚冷笑道：“你把我当那些有钱又瞎眼的大头了吧？谁知道这东西是真是假？”

王掌柜一副冤枉的口吻，道：“哎哟，我的庾大人，这可是外国来的好东西啊，您看看这器型，这掐嵌的手艺，咱大唐哪儿有啊？你可以找高人掌眼，若有假，您把我这儿砸了，东西想搬什么搬什么！”

庾瓚半信半疑地看看王掌柜，又看看手里的东西，随手将香炉翻了过来，查看炉底的戳记，他看见那香炉底部除了两行康国文字之外，竟还有一个小小的汉字“贡”字戳记。

庾瓚脸色骤然一变，兴奋起来。“这可是一件进贡朝廷御用的东西啊，你哪儿弄来的？”

王掌柜一听吓得脸变了色，嗫嚅着：“这个……我收……收来的，其实也不知真假……”

庾瓚上前一步，揪住他的衣领，道：“放屁！你刚还说这件东西如假包换——说，哪儿来的？”

“庾大人，您知道的，干我这行，寄卖的主顾打死也不能说啊。”王掌柜哭丧着脸哀求。

庾瓚混迹西市多年，自然晓得这确实是这行当务必遵守的规矩，但如是私卖外国进贡皇家的贡品，那就是大案了。破一个这种案子功劳奖赏顶四五个小案不止，弄得好还能上达天听。利益当头，他也就顾不得这许多，咬牙恶狠狠地道：“干我这行，只要沾了御字，打死也得办明白了！”见对方还一脸犹豫，庾瓚知道光靠硬的不行，便放缓了口气，“我说啊，你小子别不知死活，这可不是财的事了，私卖贡品，你全家有多少脑袋也不够杀的。”

王掌柜果然被庾瓚这一番话说动了，小声道：“……是康昆仑寄在我这儿卖的，不干我事啊！”

“康昆仑？西市上放印子钱的那个胡人？”庾瓚追问着。

王掌柜点点头，庾瓚这才松了手。王掌柜身子颓下来，捂着脖子咳嗽。这康昆仑的大名庾瓚早有耳闻，他可是康国来的大生意人，家资丰厚，什么买卖都做，当然做得最大的还是放印子钱，什么也没这个来钱快。

“这就对了，这东西多半就是康国的贡品！”庾瓚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嘿嘿，真是老天有眼，亏了我的利钱，却送了我这么大一桩案子！这东西我带走了，要是这案子破了，我就免了你今年的利钱，不过你小子知道该怎么做证吧？”

王掌柜咳嗽着点头，连连说道：“知道！知道！”

庾瓚笑了。“算你还不傻，这东西是他的，你把脑袋赔上可不划算。”

“他要是赖账，我一定指证他，庾大人，全仗您保全了。”王

掌柜急忙朝庾璿表决心。

庾璿这才露出满意的神情，顺手将香炉揣进了怀里，朝韩襄等人一努嘴。“我们走。”

坐在马车里，庾璿时不时将香炉拿出仔细把玩，愈看越觉得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如今大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力虽然较昔年鼎盛之时式微了不少，但每年还是有数不胜数的胡人涌进长安，西域诸国每隔几年便会前来朝贡，虽说礼节大于实质，却也将不少珍奇贡品带入帝都。而私卖贡品却是了不起的大案，破案钱少不了不说，弄得好还能加官进爵。庾璿一路畅想着美好的前景，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康昆仑位于长寿坊的宅院前。

“大人，到了！”

韩襄的喊声将庾璿迅速拉回现实，他急忙下了车，就见一座带有强烈异域风格的奢华宅院矗立在自己面前，而一众金吾卫士已经在韩襄的命令下四下散开，煞有介事地将宅院围了起来。

庾璿拔腿便往宅院里走，韩襄还有点不放心，小声道：“大人，要不要去请独孤先生？”

“什么话，离了他你家大人就破不了案子了？”庾璿顿时露出不满之色，一甩袖子，“你们瞪大眼睛瞧着，我这就要破一桩私卖皇家贡品的大案，让你们也都领点御赏！砸门——”

韩襄见状也不敢再多说，当即带人上前砸门。很快，便有什人出来应门，金吾卫众人却在庾璿指挥下一拥而上，冲进去便鸡飞狗跳地乱翻乱检起来。又过了不久，韩襄便押着康家的总管来到庾璿面前。